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九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表奏一

白上聞上言上陳 白奏 青蒲伏青蒲奏事 起草字誤漢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曰馬與尾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也 章奏漢陳湯字子公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

此敗

削藁漢孔光時有所言輙削藁持被覆之後漢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嘗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之

削本草後漢樊宏靡卿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輙手自書寫削本草

毀草後漢皇甫嵩義真前後上表陳諫有損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也

焚草魏志荀彧文若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又魏志陳羣長文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輙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　又晉羊祜叔子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能聞之

私竊其草漢師丹仲公議改幣丹使吏書奏吏私竊其草丁傳聞之告丹上封事行道持其書逐策免丹

漢汲黯字長孺奏事上時在武帳不冠見黯起避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如此

敗章吳志太史慈字子義任郡曹史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曹恐

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城詣公車門州吏始来慈謂曰章題得無誤乎取視之因以刀截敗之州吏大呼曰敗我章慈將至車門與語曰向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罪若默然俱去可以存易亡吏亡去慈既出城因遁還通郡州章遂受其短

周禮宰夫以諸臣之復萬人之逆 注逆反迎受王命復謂朝廷奏事自上而不逆謂上書也御僕吏之逆萬人之復

條對急變聞急事

去副封 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副封謂副本也以所上事一本與尚書謂之副封

壅於上聞

程奏

巧為奏

自决

露草疏舉賈誼

草章

草奏

不及奏 蕭何守關中事有不及奏即以便宜施行之

太守請自奏事 漢京房出為太山太守奏請無屬剌史得自乘傳奏事上

初許之房論石顯五鹿充宗而上封事曰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已卯庚辰間必有隔絶臣不能乘傳奏事也

聽之忘倦馬援善談說每奏事上聽之而忘倦也

露章漢何武君公遷揚州刺史所舉奏千石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其不伏者極法奏之

矜伐郤詵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戲耳

為定奏章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上疏自訟陳咸為定奏章

議所奏事趙充國翁孫每奏事上輒下其奏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

孔焚藁高士廉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之者

削藁戴胄所敷奏時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藁秘外莫知

焚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嬰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作章

攬筆而具蘇味道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為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

章攬筆而具開徹清容

削諸武封岑羲為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羲為之詞誼勁切

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夷房元齡

上封者欲加譙黜魏徵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悦皆勞遣之

論事先白長官顔真卿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皆挾讒毀請每論事先白長官真卿上疏云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

草遺奏令狐楚鄭儋繼鎮大原引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大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讙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

由是名益重 疾甚自力為奏謝天子 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誦

疾甚自力為奏謝天子名門人李商隱曰吾氣𢘅且盡可助我成之具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照洗辭皆曲盡無繆脫同上

奏議待羣署乃得上 崔羣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忌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辭見羣本傳

頗用古言 鄭餘慶奏議頗用古言如仰給縣官馬萬歸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嗤其不適時

無遺奏 裴度薨帝怪無遺奏勑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為請無私言

草奏皆意所不及 張嘉貞補平鄉尉生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此頗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

疊署二封 李澄每上

章必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

腕可斷表不可為 黄巢據荆南脅李迨草表報天子迨曰吾腕可斷而表不可為巢怒殺之

置書左右 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帝謂張説曰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左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遺表 顔真卿李希烈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

囊封奏事 韓全誨張彦宏及彦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徹固請盡誅之全誨彦宏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

批監軍表 梁守謙為院使見錢徽批監軍表語簡約嘆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

表責太重 于頔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不欲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刺史

言甚淺鄙 司空頲張彦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追流汗浹

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即言題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題辭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後權軍府事五代史

帝狩奉天李懷光率所部叛命李懷光帝狩奉天李懷光率所部叛命將抵奉天前遣裨將詔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吾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詔大號城上人心乃安

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辭歸彭城我欲進短策無由至丹墀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歲雖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國已癡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

明朝有封事杜宿左省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為今體章奏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

狐楚幕能章奏遂以其事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一草奏七卷唐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草奏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寫宣王起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牓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本傳陳事者悉上封太宗本紀貞觀元年五月癸丑勅中書令侍中朝堂受訟辭有陳事者悉上封

對見二

白晝日三接　揚于王庭　書思對命禮史進象笏　對揚天子休命　造辟而言辟君也　詭辭而出穀梁言上　造膝諫事　不可

書傳史范雎天威不違顏咫尺傳龍顏君名謂上為
君漢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衣褐見漢虞
將軍與婁敬解衣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延問進讀羣書班游於上前約背
漢公孫宏嘗與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黯曰齊人多詐始與臣等議而今背之忘食張湯每朝奏事
天子日旰食丞相充位而已事皆決於湯也庭詰汲黯庭詰公孫宏曰齊人多詐敷奏書有
度漢霍光子孟每出入下殿進止有常度長者之言後漢詔問光祿勳劉琨曰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此琨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嘆曰乃長者之言應諾魏游
楚為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引上殿不習朝覲被詔登不知儀式帝令侍臣滿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

不覺大應諾帝笑勞免之

有疾

魏志鍾繇元常有疾拜起不得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虎賁輿上殿就坐自是三公有疾以為故事

醉睡

後漢劉寬文饒每引見帝令寬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對曰臣下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也

醉面折

後漢馬武子張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也

盤辟雅拜

漢何武舉方正士名見盤辟雅拜有司劾失舉

漏洩

夏侯勝常見出道上語上聞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之也

堯言

注見上

孔見內殿以簾自障

張嘉真武后名嘉真見內殿以簾自障嘉真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

神氣爽徹占

對有序源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徹占對有序

踰月不得見宗室巨拜夷陵太守安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師張垍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人曰小兒詎可使對天子踰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勑宰相與語久不得罷

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魏徵陳十漸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欵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

下有所陳當不時上李遜故事天子以晦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

雙日開延英張茂昭為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

召陳子昂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毋拜白敏中懿宗立召拜

門下侍郎數月足病不任謁俾對便殿毋拜右補闕王譖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

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

薛珏為京兆尹是時韋彤為萬年令珏使彤禁衞責民苦之德宗怒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陸贄帝又負言闕失謂之巡對

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不疑至憸人賣為威福今兹之禍推誠之敝也

張建封貞元四年拜徐泗濠節度使欲不待日召見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

一識卿面張萬福大歷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

一許杲名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為我了杲事且當大事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

御小延英召對

苗晉卿拜侍中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為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

始見軒陛

元結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

五刻罷

李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

與六學士對便殿

柳公權嘗與六學士對便殿

諭遣

陳京帝疑京為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為秘書少監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杜甫往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事盡儒冠墨客謁雲也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詔百官以次轉對

李琪又建言入閣有侍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時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

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許出行自陳又台百官以次轉對五代史五十四

不以時請對 盧文紀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與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五代史五十五

迎謁于道 崔渙出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名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

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文宗即位鋭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本贊

輟朝放朝皆用雙日 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

氣息平均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綯擬李遠為杭州上曰常聞李遠詩長日惟銷一局棊豈可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託此為高興未必實然幽閑鼓吹

詔書引上殿

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杜甫送從弟亞親望穆穆之光韓愈聖德詩序曰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

對問　三

白下問上陳清問　不希旨苟合漢孔光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彊爭時有所言輙削藁草　據經以對蜀志譙周允南雖不預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輙據經以對　咨訪吳志闞德澤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輙咨訪之　孔不能對賓德玄贊圖封禪帝次濮陽問古謂帝邱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　失旨崔湜帝將誅蕭至忠等名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謹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　辯對益詳

程名振轉洺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畧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真奇士哉

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 韋思謙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

陳治亂所宜 王及善擢魏州刺史武后因延問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

問外事 陸元方同平章事后常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

選縣令詰問所以安人者 韋濟調鄄成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百人惟濟居第一

問家世及年 溫造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績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五帝奇之

昏繆失對 賓誕太宗與語昏繆失對

講天下事 李絳嘗盛

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宫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甚樂也

延英奏事五六刻乃罷 章渠年爲諫議大夫每延英奏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渠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王播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問除二鎮 陳夷行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讎虜豈有倒持意邪帝以其言相觸不悦

頗問天帝異稱 邢文偉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援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

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 問閣以中官方彊不敢

對 許康左為侍講帝讀春秋至閣殺吳子餘祭問閣何人耶康左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喜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台李訓問之對曰古閣寺令官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遍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

軍國大務輙訪 張說每軍國大務帝輙訪焉

天子欽矚 周墀遷起居舍人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名左右資質所宜墀最為天子欽矚

閒殿曠廷 文粹来鵠聖德紀頌閒殿曠廷無君臣諮謀洋溢之言

阻越對揚 同上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對揚狼噬虎飡持膏銜肉蓋以多言為己曽不致君

嚴邃高居未嘗臨問 陸相奏議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盲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

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

對有理趣　崔珙為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道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久之

詳洽　王徽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

數奏　姜公輔有高世之才每進見數奏詳亮德宗器之

辭吐華暢　房琯奏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辭吐華暢

占奏俚近　鄭光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不悅

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　唐文宗贊

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　時御便殿詔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　劉蕡策

諫諍　四

直諫　匡諫　諷諫　納諫　彊諫　拒諫　密諫　謗諫

不諫 賞諫 諫父母
諫朋友附

白開諫諍之道闕忠讜之門補察自卿大夫已下皆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獻可替否治煩去惑有諫而無訕為人臣者諫而無驕唯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士季三進及霤傳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詩夙夜在公日月獻納出入諷諫朝夕論思上下通情辭親策名則將身許危君陷惡何以臣為匡救其惡弼違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工執藝事以諫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台我也況當不諱

之朝宜勵勿欺之節讜言嘉謀匡其不及　命百官箴王闕過則匡之失則革之傳史為書書其得失瞽為詩詩以諷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詞大夫規誨規正也誨諫也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百工獻藝並左傳補闕正違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臧哀伯諍臣七人天子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事君以忠　遂事不諫　為臣不易　一言興邦三進及霤量而後入禮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謂量其事意可否而後諫嘉言罔攸伏書司諫掌糾萬人之德朋友之道保氏掌諫五惡養國子以道也尸諫史鰌死遺令殯於階下靈公來

弔問之其子曰父云生不能退彌子瑕進遽伯玉令殯於此公乃對殯退彌子瑕進遽伯玉遂改殯焉

三諫不聽則去 驟諫 請留將晉師為楚敗荀桓子請死所晉侯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社稷之臣也夫其敗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三日晉侯乃使復其位傳

直諫是以伏死而諫 藥石之言 子曰事君勿欺而犯之犯顏諫也

有犯無隱可犯顏諫也無隱謂論政得失也 面折廷諍陳平謂王陵曰面折諍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不如我

廣德之上樓船漢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頓首諫上怒廣德又曰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

朱雲之折殿檻朱雲請上方斬馬劍斬佞臣張禹上怒令將雲下斬之雲攀檻折後欲理檻上曰勿理以旌直臣

張良逆耳之忠見諫

諍門

杜欽拂心之直　佩刀斷車鞅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乃拔佩刀斷車鞅光武不從潁川兵起乃廻駕帝曰恨不用郭憲言　破家為國魏志衛顗上疏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顔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也　犯顔逆意　指諫　將表效於公忠豈敢辭於戮辱　智在圖危直惟惡訐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里納君之惡　直能寤主仁有殺身　盡忠無他宜將身許　愛死不諫何以臣為　寧違忤以遷善豈順從而履危　極言直道　辛毗引裾魏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從冀州士人十萬戶實河南毗諫帝怒不答起入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從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從其半　明主不

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漢書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楚辭云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卜居然則忠不陷君亂無立辟啟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魯史正名終書泄冶之罪獲罪於天邦有道危言危行危厲也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刻伊君臣實惡訐為直者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禮既非言遜之朝詎有身危之慮實賴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革其非心頭軔乘輿後漢申屠剛諫帝出遊不從以頭軔乘輿乃止以言取罪臺鍾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曰既築臺又約民為鍾民必哀以哀為樂非君民也諫畋景公

畋十二日不反晏子曰嬰願有復也遂止之君安野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於是罷畋即歸也

諫愛槐

齊景公有愛槐令使守曰犯者刑傷者死晏子諫曰君享國德未及於衆而刑辟如危國是不可以涖國安民也遂罷守

呂氏春秋曰

衛靈公大寒鑿池苑春曰天寒起役恐人傷公曰天寒乎哉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民衣敝衣不補是以寒也

楚莊王攻宋子重諫曰

今君厨肉臭而樽酒敗三軍皆有飢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楚靈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

孫叔敖曰昔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蹙百姓乖離君內寵無乃甚乎

史高祖欲以趙王易太子

叔孫通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揺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

漢書上幸甘泉因留射獵薛廣德諌曰關東困極民流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宫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漢郅都景帝時為中郎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堂從幸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遣郅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之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有寧賈姬乎雖陛下自輕奈宗廟何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姬太后聞之大喜賜金百斤上賜百斤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諌者七十二人有諸御而入諌曰昔虞不用宫之奇而晉并之諫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趍出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諌先諌者不足動寡人之心至死出今曰能入諌者吾以為兄弟也

漢武故事曰

汲黯諫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勞心苦神而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於無已之誅陛下將何以為治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兵戎戰四方離散是陛下憔悴毀顏生而待旦之時也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令諫者死荀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社稷一滅君何望之諷諫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陳古以刺今出入諷諫為人臣之禮不顯諫注謂明言君惡不幾微也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　臨食興歎閻沒言小人之心　飲酒流涕晏子為大臺之役　諷者言非面折事不指陳或義引古今情見辭賦庶為寤主有以興物　箴規補察　邦無道則危行言孫孫順也　君心有寤翼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為直者　忠而謀國既三思而後行　敏以寤君亦一言以為智　下以風刺上　舍肉潁考叔食舍肉欲以發問　說死曰趙簡子舉兵伐謀有被甲士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嘗當桑之時臣之鄰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其妻怒而去之臣遠笑其曠也簡子曰伐國是吾曠也遂還師歸　又吳王欲伐荊少孺子欲諫不敢乃懷丸操彈於茂苑露沾

衣王曰何沾衣如此曰榆上有蟬高居而鳴不知螳蜋委身向前捕蟬螳蜋不知黄雀引頸欲啄黄雀又不知彈在其後後皆務前不顧後患王乃罷

蜀志曰大旱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同罪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曰彼人欲行淫何不捉先主曰卿何知曰彼有淫具與釀具同先主大笑而原之

新序曰趙簡上羊坂羣臣皆袒裼推車而虎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推車會獨有歌為臣侮主其罪何若曰為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亦問君侮臣者何若曰為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亦問君侮臣者簡子曰何為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三者不使則國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又魏文侯與大夫坐問寡人何如羣臣皆曰仁君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何以言之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弟而封君子文侯怒翟璜任座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臣聞君仁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孔叢子曰陳

惠侯起陵陽臺未終刑者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登臺觀焉曰美哉斯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陳侯默然乃赦執吏

國語齊景公愛馬暴死公怒欲刀解養馬者晏子曰請數之曰爾罪有三也公使爾養馬爾殺公之愛馬汝罪一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為百姓怨爾之罪二也使諸侯聞輕吾國汝罪三也公赦之

彊諫鬻拳彊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懼君非臣法但美其忠愛也

思紓國之難誠則盡忠奮震主之威如何無罪居常不能悟主臨難徒欲

愛君晉侯之名周王猶不可以訓鬻拳之懼楚子宜自于刑納獲罪於天　容諫造辟詭辭穀梁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出不以實告人削藁藁草本也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藁人多譏其默後乃知　臣不容則失身易啓乃心沃朕心書揚君之善夏侯勝入見出與人語人告不容上讓之對曰君言善臣故揚之也伏青蒲史丹容勿　匡諫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詩沔水規宣王也詩篇名　百官箴王闕　張湛白馬生後漢張湛數諫上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也　尚書履聲漢鄭崇數諫哀帝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近臣盡規　彌縫其闕　匡救其惡　匡

輔匡益後漢補察其政　大夫規誨傳　醉殺吳志孫權既王歡晏之末自起行酒虞翻倒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怒手劍欲擊之侍坐皆惶懼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有罪天下孰知之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一朝棄之可乎　汝為君耳將司聰也磨礪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子革諫楚靈王　諫安樂史沛公入秦宮室帳幃狗馬婦女數倍意欲留居之張良曰秦為無道沛公故得致此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乃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納諫建善旌立諫鼓　從諫如流漢高祖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屨賤踊貴之言　諫而無驕驕謂諫人君臣恃以驕之　其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一日三

諫晏子常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昔晏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大王有五失晉書齊王因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大王有五失因曰孤不能以致五闕若無子則終不聞孤之過容受

直辭漢成帝贊堯設誹謗之木舜縣招諫之鼓出令懸賞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於是齊大治從

諫不咈咈戾也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　稽于眾舍己從人　詢茲黃髮詢于芻蕘　高祖從諫如轉圜漢爾心或開予禮虛受易虛己問政　白獸樽晉書曰設獸樽於道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誡也晏子曰合升斗

之穀以滿倉廩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畢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說苑拒諫違宮之奇之言虞不臘矣拒伍子胥之諫吳為沼乎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過矣隨會諫晉靈公愎諫比干諫而死紂殺之周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用以也禮曰為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諫者有刑莫敖致敗秦違蹇叔之言而師敗陳愎洩治之諫而國亡不從逆耳之言終致噬臍之患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故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

矣　朱雲從比干遊（朱雲直言帝令斬之雲攀檻曰臣得下從關龍逢比干遊足矣）誦言如醉（聞曲譔之言則若醉言不好也）桀殺關龍逢紂剖王子比干陳戮洩冶吳誅伍負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漢書言胡亥）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忠讜杜口（諫諍絕路）如或患難臣救禮許逃亡（洩冶死之魯史書罪微子去矣宣父稱仁）以道事君（不可即止）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以言取罪　謗諫為人臣者有諫而無訕為人臣之禮不顯諫（注謂明言君過不幾微也）堯設誹謗之木齊威出令（事見諫門）納　子曰天下有道則

庶人不議 庶人謗 下以風刺上 詢于芻蕘 採其歌詠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箴規也書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採歌謡也 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相彼君子 猶惡稱人之惡 翎伊忠臣 豈宜揚主之過 有亡而無疾 諫不從則亡去無疾患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監謗弭謗 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以告者則殺之道路以目王謂召公曰吾能弭謗矣 防人之口甚於防川 召公曰 為人臣者 寡人使言 不諫生則縱其欲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何臣之為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

救

秦醫和謂趙孟云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天命不祐可謂具臣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孫順也不諫則危君見上注事上以忠則宜身許謟君於惡何用臣為寧違忤以納善豈順從而忌危衆臣不盡情而上無由聞過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謟主於不義乎　汝無面從　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注臣不正君服墨刑也苟賴其榮是為尸利不匡其失宜及墨刑陳忠讜之言猶聞有賞廢獻替之

義（安得無辜）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遂事不諫

予違汝弼（子不我思）賞諫臣苟直言（君宜賞恩）不匡其上（尚武）

（有刑）能盡其忠（豈宜無賞）齊威出令（具納諫門）臣道貴忠（國章勸賞）賞勸

（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行者衆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乘危僥倖雖勝天佐也不可為常諸君前諫萬安之計故相賞後勿難言也）請賞秩（漢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諫可採取者秩升斗之祿賜以束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悶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諫父母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孝而箴　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起更也入則事父兄　子悅　家之肥也　家壞　父慈子孝　自王已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傳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有隱不稱揚過失無犯不犯顔諫諍也天性人彛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子曰君子弛其親之過弛弃也勞而無怨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無怨可謂孝乎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能和之以

孝使進善自治不至於惡瞽亦允若信能順於善也孜孜蒸蒸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孝經孝在色難諫宜言遜逆耳之言因心之孝父父子子在於交遊尚不成人之惡矧伊子道豈宜陷父於非禮曰子諫父母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言使父母得罪寧不悅而熟諫熟極也愛親陷父直而事主則高面折之忠孝乃安親宜盡色難之養雖色難之養所貴安親而面從其違得非陷父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惡之懼而無怨吳祐諫寫書後漢吳祐隨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

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而
無兩昔馬援以薏苡故興謗王陽以衣囊徵名怳撫首
曰吳氏不之季子乎
諫朋友子寧以他規我敢以此規過　贈
言　敢不盡心吾嘗同寮官師相規言官衆互相規闕夏書士有爭友
則身不離於令名　相勸以義相勉以正成人之美君子忠告
善道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君子以友輔仁有切磋之道所以輔成仁朋友切
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孜孜勸善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儒有聞
善以相告　莊子曰四人相視莫逆其心遂相為友成我者鮑叔　芝

蘭之契芻荛之言膠漆之義樂石之規刎頸之義須深逆耳之言不入善而相告是為知己之規過也不言無乃成人之惡箴言孔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李晟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紳儒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大慙故晟每進對蹇蹇盡大臣節諸道饋獻常衮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或無所論諍帝輙詰所以然李絳博聞讜言以廣視聽顏真卿曰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

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懐厭怠

校獵同州

劉仁軌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歛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帝璽書褒納

顧娟狂瞽

王珪太宗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内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娟狂瞽

皇太子驟諫

劉洎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

帝幸虢國夫人第

陳元禮帝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勑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出游復

諫曰陛下必出游願歸城闕帝不能奪也

韋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 韋安石中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

忠臣不避誅震 盧藏用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諫曰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不愛人而奉己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王不惡切諫以趨名于後后不從

有諫臣風 柳公權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諫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問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答曰旼誠勳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宮送女還

伏閤泣涕諫 王質轉諫議大夫宗中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閤文宗開延英名見泣涕陳諫帝稍寤申錫得不死

穆宗立不卹國事 鄭覃以父蔭累諫議大夫

穆宗立不卹國事䡾與崔鄲等延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予願節用之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有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䡾曰閤下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身危

吳兢明皇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刓偷合苟容不復納君於道矣

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

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採忠諫之有益如此同上

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

同上帝東

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競諫曰方今登岱告成將幸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

東都 裴度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一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忧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因止行

伏閤言訓險邪 高銖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閤言訓素行險邪不可任必亂天下矣

敬宗視朝不時 高元裕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官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人皆危之

吐蕃盜邊帝欲自將兵討 蘇廷頲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討之廷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

重與犬羊蚊虿語勝負哉

吐蕃入寇帝欲避狄　齊映同平章事吐蕃入寇關輔震驚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手因俯伏流涕天子為感寤

脫巾帶固諫　執失思力太宗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乃止

額叩龍墀　劉栖楚為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

夫名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李德裕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船貫獻沉香亭材宗室漢累遷左拾遺敬宗修宮室船貫獻沉香亭材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瑶臺瓊宇乎賢妃極諫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公主諫和政公主阿思布妻隸掖廷帝宴使衣綠衣為倡主諫曰思布誠逆人妻不容近至尊無罪不可與羣倡處帝為免出之每進諫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徵每犯顏進諫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王珪帝曰為朕言玄齡等對曰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

復難詰究臧否劉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絶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愚自強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解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憚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逆其議哉

不面從裴矩帝為羣臣言之曰矩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

孫伏伽上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

聖人大德在能納諫陳子昂八科五招諫謂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

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張廷珪時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

諫戍疏勒四鎮狄仁傑同平章

事時發兵戍蹴勒四鎮仁傑諫曰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資以争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又昔漢元帝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田真觀中克平九姓册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

武后幸玉泉祠欲御腰輿

王方慶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薛廣德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河危峭隥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行践畏塗哉后為罷行

從官賦詩獨以規諷

李日知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諷睿宗他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朱敬則諫

朱敬則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諸將大臣至是已革

命事益寧敬則諫曰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顧鑒秦漢之迹考時事之宜使天下更始后善其言

魏徵嫵媚 魏徵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苑中望昭陵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耳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

侍宴奏舞至慶善樂則諷玩無斁 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舞至慶善樂則諷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

徵上十漸言 比侍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敢諫疏遠者畏威

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

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

太宗賢妃徐惠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創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過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劃切精詣大略如此

以忠良為腹心

憲宗皇后郭氏武宗喜畋游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謂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矣

歸過于上

陸贄陛下謂諫官論事歸過于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

獨孤

及上疏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其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禄仕

帝縱弛日晏坐朝

裴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聞延英益稀恐萬幾奏稟有所壅閼夫順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容直言治象也

元稹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名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

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来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得其所忠貢於上上下之志沛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各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

請廣諫貟

牛叢任補闕數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貟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犯顏敢諫

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劉蕡

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

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来有司或不敢薦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臣死之後將孰為啓

之哉過古晁董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貫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賁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獻賦先朝納誨毋棄忠言李德裕臣在先朝嘗獻大朝賦以諷四曰納誨諷毋弃忠言論執殭鯁白居易後對殿中論執殭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批逆鱗犯忌諱姚崇奏十事燕欽融韋丹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剴拂帝短懇到深切贄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卹乎固爭孟簡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曄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為

掊討使簡皆固爭諂延英言可狀以悻切出為常州刺史不顧寵吾名雷霆之下歸登見拾遺門勸順納諫諍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膺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内外傳為讜言上敎拔聲析句左右皆曉知畢構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誼當諫教拔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為潤州刺史出帝沖逸好宮室畋獵李程敬宗初同平章事帝沖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以切諫引居要職吳兢太宗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之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唐安公主厚葬姜公輔同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

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壠今累甓為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開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徵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内知且罷故買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

以死請

陳京擢右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懍懍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無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本傳

諫諍路絕

李林甫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黜之矣後雖欲不鳴

得予由是諫諍路絕矣

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

呂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鶻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犇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荊卿詭動何羅切發過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本傳

俛首噤默

孫伏伽帝語裴寂曰朕虛心盡下莫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諠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

諫臣盈庭忠言不聞

楊虞卿穆宗初立逸遊荒恣虞卿上疏曰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內朝臣皆入齋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庭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

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相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首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數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睠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衛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

橋舌阿旨

吳湊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士治墳農事廢湊候帝間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啓悟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橋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臣罪云何

臣下畏

怯自為循默

段平仲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耳

直士杜口

李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比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謇諤之士去而不顧

吳兢上疏曰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名蕭瑀諫伐遼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謇諤之士去

而顧不**獻納**李泌贊曰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失

伏閤上疏張彥澤殺張式父鐸詣闕訴寃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負外郎麻麟王禧伏閤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濤見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名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鄜涇州民杭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己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五代史

舁櫬極諫閩王曦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絕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五代史六十八

旁引曲釋令人平居無事朋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于君臣之間諭諫書杜

諤諤造庭陳黯答問諫者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諤諤造庭文粹

輟食廢寢陸宣公奏議太宗招延詢諫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己應物

朝馬宴馬入則諫馬文粹盧元輔胥山銘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紉光且失公朝馬宴馬入則諫馬孰知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于齊矣蠻稲已奪於歲矣

持禄養資李林甫固寵恃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禄養資無敢正言者

抗音正諫陳子昂言不能歷丹鳳抵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聖人之罪人也

輿人之誦不可輕闕郢諫造寺書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輿人之誦不可輕也

折檻牽裾犯顔迴慮栁伉請諸程元振疏寺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顔迴慮

吾用休社稷計矣韓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

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矣

漢高赦周昌之對晉武受劉毅之譏

吳兢上疏曰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廷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耶

獻無逸圖

崔植傳姚崇宋璟晚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

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韓愈詩

白孔六帖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陳燦

白孔六帖卷四十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教化十一

政理一

白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傳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子曰人道政為大酌人言酌人言以為政人存政舉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庶績咸熙熙和也彝倫攸敘允釐百工釐治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可以觀政政清史庸事簡人安為政在人禮記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以道化人而人善矣必聞其政政鹵莽莊子曰為政勿鹵莽滋彰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人道敏政 容人畜衆 稱物平施 振民育德

臨下以簡 安人則惠 除其苛虐 康濟小民 弗

剛弗柔 厥德允修 茹柔吐剛 觀政淑慝 旌別淑慝 廉善廉能 周禮

蔽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注皆以廉為本 宰夫徵百官之令 徵名所為 修法

糾職求民之瘼 瘼病也 不躬不親 權衡誠懸不可欺以

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教之以德

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 則民有遯心 政者蒲蘆 言如桑蟲變化 齊其政不

易其俗 食節事時 務三 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軌

物　事舉其中化行於上遺愛子產古之遺愛讒慝黜遠去煩宥善

莫不競勸用賢理不肖用貴理賤叔云梁近者悅遠者来貴

清淨漢曹參為齊相有蓋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正參避堂以舍之齊大治也抱公絕私

尹翁歸緣飾以儒雅張敞決遺政者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

自有資財何可學也薛宣不教子吏事孔澄源陸象先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耶故所至民吏懷之以清淨聞王公著為河南尹治以清淨聞

治民如治家陽城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率其怠勸

原道為之政以率其怠勸韓文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杜甫石筍行政用

踈通合典則入奏行滯務茲一掃柏公鎮夔子滯務茲一掃圍人送瓜以玩替政

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君之志柳宗元零陵亭記大者驛聞小者立變太原王公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韓文深於理道趙璟深於理道常言為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斂正賞刑對揚之際必以此為言乃獻審官六議趙宗儒進太子太傅文宗名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出本傳

國政二

白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百姓日用而不知

辨物居方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制理于未亂　二十七年遺九年食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也　四維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　守成尚文遺遇右武　天下無宿憂宿久也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跡所至咸賓服厲精更始宣詔令自新也　王人在位吉士權蔽元詔　孔子稱三代之直道周秦之弊政罔密文峻姦軌不勝漢興除秦煩苛與人休息孝文恭儉孝景遵業五六

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宜思夏禹卑宫之意太宗露臺之費後漢楊賜上疏又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百姓休和兆民賴之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 校事魏太祖置盧洪趙達為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以愛憎作威福太祖不聽後達等以姦利殺之乃謝柔 治國如治身列子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術王曰治國何如曰未聞身治而國亂也 董仲舒曰以貪狼為俗法出姦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之化下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金之在鎔為治之所化 孔進善人共成政道褚遂良帝曰朕行有三二

曰進善人共成政道

創業守文 房玄齡帝常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黔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

政先仁恕 姚崇十事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

以嚴致平 王志愔言為國當以嚴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犇踶則王良不能御騁停樂石於膚腠則俞附不能攻疾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魏徵帝嘗嘆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耶答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

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具難封德彛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黄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彛不能對

孜孜治道常若不足 徵上疏曰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

勤勞庶政 顔真卿昔太宗勤勞庶政具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

為國者如治身 李珏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

稱道無逸篇以勸 武宗即位帝新聽政珏數稱道

無逸篇以勸

問政得失 韋澳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為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

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 杜黄裳知帝鋭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其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非人主所自任

治國 司馬承禎帝曰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

不恤國患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且眩小男於膝下官子壻於近郡歟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

化感人心 同上帝嘗問政之寛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

謂朝廷有新政 魏知古諫金仙玉真觀陛下戡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顒顒將謂朝廷有新政今風教頹替日益甚

夫典

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居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令狐德棻贊

良吏善政 三

白撫人以寛 除其邪虐 以德和人 寛而有制

廉能廉善不嚴而治 不至嚴而人從化文景時為循吏如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仲舒内史公孫弘倪寛居官可紀也孝宣曰庶人安田里而無歎息與我共此理其唯良二千石乎 所居人富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名信臣所居人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廉

幾德讓君子也

韓延壽 推至誠吏人不敢欺

黃霸 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其材長於治人也

未嘗笞辱人 龔遂廉平不苛以愛我百姓為行未嘗笞辱人

記籍 尹翁歸為東海郡中賢不肖記籍

持吏短長 何並為潁川名次黃霸郡中姦蒙持吏短長從横郡中皆亡去

利用省費 薛宣字貢君為左馮翊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廢吏人稱之郡中遂清淨也

朱博決遣如神 朱博嘗為冀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博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寃及言盜賊辭訟各使屬其從事博駐車決遣如神

祭祀 朱邑字仲卿為桐鄉嗇夫廉平未嘗笞辱人遷大司農將死屬其子曰桐鄉愛我後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人必葬我桐鄉也

不好立名 史直不疑為官唯恐人知其為吏之迹不好立名稱為長者

武庫晉杜預字元凱在朝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廷稱美號曰杜武庫言無不有無弃物

晉陶侃為荊州造船竹頭及木屑皆令舉掌之咸所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地濕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人

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緣理微密如此吏無追捕之苦韓延壽為郡守置正任長不得舍姦

人後吏無云云制移居之法魏鄭渾文公為京兆以百姓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與單輕相伍以發

姦勤稼於是人安葬鰥獨黃霸在頴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霸為伐某所木為棺以葬之也孔

帝嗟賞曰良吏權懷恩馭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

帝嗟賞曰良吏也號良二千石蔣儼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影訴扞積年不平前刺史蹚以罪去

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政廉平劉德威歷綿州刺史政號廉平治尚文雅高智周拜

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

不忍杖罰

徐有功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吏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不行鞭罰

韓思復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

寬惠

韋恒初為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帳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

為政尚仁恕

陸象先為劍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何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長于撫民

崔彥曾長于撫民

政績暴著

李憲勲閥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

吏事以文雅絢飾

馬植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

不事威刑而治

韋抗為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遷中丞

善政致祥

尹思貞為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嘆曰是非善政致祥乎

表之言有文雅齊抗史事閑敏有文雅不威而治李勉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本傳專以慈惠為本表滋遷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為本能惠養民王緯上下愛向吳湊為人彊力儉勤所未嘗擾民上下愛向所至有惠愛王質為吏所至有惠愛以仁惠為治殷侑拜義昌節度使以仁惠為治撫凡九州皆有惠愛張萬福以愛利為行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為政在養人賈敦實咸亨初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諭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賢也德幹為衰減不可責文學薛珏入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

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之本為心也上 慈父 李桐客累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姚

公美政誰與儔 不減昔時陳太丘杜甫陪王侍御登東山詩 官得其人民去

歎愁就妥安 循吏序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 吏良則法平

政成 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同上 爭以惠利顯 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舉臣化之革奇姚之風爭以惠利顯 叶氣嘉生薰為太平 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 率性所安暗與古合 李惠登雉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云云政清淨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

政尚仁恕 陸象先為益州都督長史政尚仁恕從蒲州刺史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爾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耶

蒲鞭挂簷枝 示耻無撲扶李白詩 蠹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 同上

寬不按吏 四

白三公府不按吏 丙吉為丞相令三公府不按吏後遂為常

不以贓罪鞫人 後漢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聞者皆感激自勵

謂吏為師友 潁川太守嚴翊以孝行為官謂掾吏為師友有

過輒閉閤自責王莽徵翊翊曰吾衰穎川人士我以柔弱徵必以剛猛代云云閉閤不出韓延壽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至乃閉閤不出遣吏作告縣中惶懼所訟田兄弟悔過叩頭謝罪請改行龔遂議曹王生遂守少卿為渤海徵入議曹王生請從功曹白王生嗜酒不可從遂不忍逆適會引入王生醉呼曰明府天子若問何以理宜有讓遂從之上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道之遂曰議曹王生教臣耳丙吉為相馭吏嘗醉掾訴斥之吉曰以醉飽不過吐丞相車茵耳撫人以寬尚書寬而有制寬則得衆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不嚴而治未嘗訾辱人見上左寬難子產言不忍猛而寬濟猛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黃老汲黯長孺為東海守

學黃老之言清淨治人大指不苛細卧治淮陰

責蒲鞭劉寬字文饒吏人有過以蒲鞭罰之以示辱也

盜進樂鍾離意子阿為瑕丘令吏檀建者竊盜意遣長休其父令建進樂死

不殺盜免官曹褒叔通為圉令他界盜入境吏捕得褒不殺之太守馬嚴奏褒軟弱免官

清譚王衍夷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譚而縣務理

孔縱吏侵漁韋湊徙河南尹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贓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湊曹州刺史

政寬簡高適政寬簡所涖人便之

政目簡省盧弘宣性寬厚正目簡省人便安之

不忍按許圉師為相州刺史以寬治其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其人自愧後修飾吏為廉士

以寬厚和易為治裴諝以寬厚和易為治不鞫人以贓

清廉五

白身中清勵飲氷之節　志懷霜雪　行因儉著名以清聞守氷壺之潔人且知畏　甘塵甑之貧財無苟得　不貪為寳子罕辭玉　苦節清規　能潔其身不慙於己　絜已以進　律人　弃珠上以交趾太守賦賜羣臣尚書鍾離意得珠玉委地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此贓穢之寳誠不敢拜上曰清哉尚書乃更以錢賜之　珠還合浦孟嘗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去珠悉還也　寧廉絜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楚詞云　壺飧從傳趙衰以壺飧從餒而不食言忘君也　其廉直不　不受枯魚公儀休相魯不受枯魚恐得罪無人遺魚　廉善廉能周禮太宰以聽官府之六計蔽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皆以廉為

本

拔園葵 公儀休相魯焚織機拔園葵嘆曰欲令農夫工女安所售其藝乎不欲與人爭利也

不受官屬送遺 漢歐陽地餘為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即送遺汝慎勿受

心如水 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人主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妻子不入官舍 何並為潁川又年續妻來閉門不納

子自戒 蓋寬饒次公為司隸校尉子徒步自戍北邊

自斬芻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曰君子修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未可言中道也

布被蓋尸 洛陽令董宣卒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蓋尸妻子對哭大麥數斛車一乘帝傷之

清白遺子孫 楊震位高子孫蔬食步行故舊長者勸以開產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後漢孔奮為姑臧長清儉人或譏之曰奮身處

脂膏不能自潤 **瓦器** 王良為司徒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折轅車** 張堪去職乘折轅車布被囊 **席羊皮** 李恂叔英為兖州以清約率下席羊皮 **中病** 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布被似詐弘曰誠中弘病也 **遷從不過橐衣** 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去處不過橐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世傳王陽能作黃金也 **畏人知** 胡質為徐州子威自京師歸省驅驢每舍於驢取樵見父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廉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後威為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曰臣不如父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披絮** 吳隱之為中丞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為太常以蓬為屏風坐無氈席 **遺絲** 袁毅多違公例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之毅事露凡受賂皆見推驗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并封印並如初也 **懸魚** 羊續為廬江丞有獻生魚

者續懸魚於庭後又獻之乃出所懸者魚示之杜其意也

妻妾布裙 吳將欽字公奕以戰功遷盪寇將軍權嘗入其堂内丹練帳繡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廚為母作錦被改為幔幃妻妾衣服

飲馬投錢 三輔決錄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郝廉亦然

宿樹下 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清已平賦時有按行皆預勅督郵不遣迎送探候又不欲煩吏人卒行各持一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傳舍露宿樹下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左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備葬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謂不忠乎

留犢 時苗為壽春牛生犢去日留之

酌泉 吳隱之為廣州酌貪泉賦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載土 洪規罷會稽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又何廉也 東方朔曰

廉隅

清白立身 惟賢所尚

貞廉勵

俗雖矯何傷當官而行絜已以進儒有委之以貨財見利不虧其義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告以矯誣今見感者夫砥礪清白素風冠冕榮身冰霜絜已清德素誠不受金馬使馬如羊不入廐使金如粟不入懷張奐為屬國都尉烏布帳謝尚仁祖為江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楊秉三不惑酒色財也為兗豫州刺史計日受俸四知楊震遷荊州過昌邑所舉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人知密慙而退怒卒遺其子果後漢張磐事具橋門注孔故吏歸縑不受郝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賻之已能讓不受代還乘止一馬朱敬則為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送車

二乘 陸長源清白自將為汝州刺史汝州送車二乘曰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襆被自將 蘇瓌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恠産前長史貲取巨萬瓌單身襆被自將

以清節進 宋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賄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閱

吏咨具清 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犀象明珠上珍而售以下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具清本傳

重矯激 崔戎為華州刺史史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名史曰籍所置錢饗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

廉勁 辛讜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

導待不過三人 何易于還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待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衣垢弊居一室 蕭復衛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

與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本傳

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抆飾器用車服後名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

奉身之具止一布囊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飢寒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吏以紙萬番贐為受百番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

守清勿憂不遷宋守敬為吏清白廉謹衆歷臺省中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矣數年而登列岳牧謂韋㑺曰公輩俱守清勿憂不

遷俗云雙六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新語

清譽儉德時所推伏

丞相蘭陵公蕭倣清譽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一時光貫輻湊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僖宗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星筭十有二歲矣思命者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嘗卿起為相時八十有三居台席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韓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即徹去曰先君容馬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

性分不可易

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衰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矜己之清

崔儁性介潔矜己之清視賍負者若讐

清白

者比肩而立韓琬上言貞觀永徽之間清白者比肩而立

東夷傳其清德歸崇敬充冊立新羅使外國多齎金帛貨舉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

清約守道丁公著清約守道為河南尹治以清淨聞

第不加飾內無妾媵鄭覃為司空清正退約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

行止終始完潔劉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止終始完潔

不治產韋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無以葬

廉潔無素儲李後已致仕或諫公廉潔無素儲不為子孫謀邪後已笑曰兒曹詎餓死乎

守節清苦孔戣韓愈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人守節清苦

珍用山積獨無所取屈突通為泰王行軍元帥長史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銀

六百兩綵千段元德秀未嘗有十畒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飧吾衰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爾不以苞苴汙家韋詵休日登樓見人於圃有所瘞藏者訪之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借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判官饋餅棄垣外楊瑒歷汙綏二州刺史姆饋孺子以餅妻偽受而棄之垣外人咎具廉撤婦齋具裴垣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垣命撤去曰亂我家法往清其槩納褚遂良書孔若思傳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具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牛僧孺不受送錢韓公武用財賄賂權貴公武卒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錢徽

居轂城轂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餽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薄獨黴無有為相身沒
無留貲程异為相身沒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朝廷賜與輙置軍門石雄臨財
廉每朝廷賜與輙置軍門自取一尺縑餘悉分士伍槖駝駿馬范希朝遷振武節度使邊州每長帥
至必效槖駝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庭中樹王義方為御史時貫第後數日
愛庭中樹復名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毋撓其清蔣沅歷四縣令
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沅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廨中橘熟納
直于官柳玭為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既食納直于官却金幣路隋為翰林學士每除制
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貺耶位省郎諸子至徒步趙驊履尚清鯁位省

郎衣食宴乏俸單寡諸子至徒步人為咨美

清吏 張立素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遂命釋縛

得父清白 楊謹矜父陰禮為戶部尚書卒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謹矜謹名皆得父清白帝書擢謹矜監察御史謹餘太子舍人謹名大理評事

斷帶為炷 皇甫無逸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績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具廉介類如此

居室不能庇風雨 嗣吳王子巘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本傳

不立產業 李勣卒帝曰勣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具厚贈卹之

還槁梅 蕭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影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清其身者易使盡清者難 姚璹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璹摘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

石清其身者易使盡清者難唯璹為兼之本傳日本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蔣溪永泰初歷鴻臚卿嘗使日本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云

孝子餉縑歲凶家窶為受一疋韓思彥客汴州張僧孺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徽固請為受一疋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羊馬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

餉綾完封不發韓思復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餉綾完封不發

真清陸景倩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創覆州縣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唯景倩曰真清

王方慶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

毫無所索以清自名崔玄暐為陵主簿母盧有賢操常戒曰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故玄暐所守以清自名

政清毅宋璟歷杭相二州政清毅

使澤潞不受幣馬伉為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兆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受伉

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杜暹以公清勤約自將璽書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

所守清約王邱致仕吏歷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室宅童騎敝陋既老樂餌不自給帝嘆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本傳

廉儉少所欲史憲忠從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怨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

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不取州錢令狐楚始鄆帥每至以州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噉豆糜自給韋貫之補渭南尉以厚幣名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時稱廉潔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船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廉潔身廉不殖貲産張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産受茶一串陸贄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盧奕拜御史中丞自懷謹與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世傳其美歲滿笥餘一縑元德秀為魯山令歲滿笥餘一縑篤柴車去為吏清而刻於法郎餘慶平生無留蓄楊元琰平生無留蓄歷三鎮家無産李夷簡歷三鎮家無産遺五百縑置

之未嘗發陽城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

假官舍以居五代翟光鄴雖貴不營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

蒞官則潔己柳玭家訓

廉不沽名上同

寧餓死韋貫之裴均子持萬縑請譔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平生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以詔書褒廉吏五代明宗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

為政以廉聞敬塘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曹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塘為首五代史

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李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宋璟嘗嘆曰李公引宋遥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李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

素清正 李朝隱擢大理丞武三思誣五王鄭愔請誅之朝隱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韋巨源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時政出權幸朝隱泮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聞而嘉嘆

治廣有清節者三人 盧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盧巨鮮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以清毅聞 齊澣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

挺

節無纎聲裴矩時綱紀汩廢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纎聲世頗稱之

雖酌貪泉庸易吾性馮立受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貪肆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産衣食弗求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

益以廉平自勵郭延魯父饒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功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五代

率以家貲求刺史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誠難得而可貴自莊宗以來功臣大將輩或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大

功不得聯職 貞觀中制大功不得聯職賈敦頤為瀛州刺史弟敦實為饒陽令以其兄弟皆廉謹許同職

受酒一盃 李素立為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恵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舊史

在職清潔 賈敦頤為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舊史

清白箴 許國師為相州刺史部有受賕賜清白箴

貪濁 六

事具刑部贓賄門注

白政以賄成 賄賂公行 貪以敗官 為墨 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君子云云

坐贓 行偷

受賂 張武為郎中令受賂文帝賜錢以愧其心

行賂 陶朱公仲男殺人於

楚朱公使長子以百金賂莊子以免 苟得 貪泉見上注 今自為計薛宣字貢君為馮翊謝陵令楊湛為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得其罪贓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贓與湛令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欲為記謝宣而去謝游恃名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遂得換亦解印而去 賜錢皇甫嵩義眞為冀州牧吏有罪受賂嵩更賜錢愧慙或至自殺 不罪吳祐季英為膠東相嗇夫孫性受贓布衣與父父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祐曰觀過知仁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貪利而無厭 予取予求不汝疵瑕楚文王謂申侯 汙吏孔納賂崔湜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 裒斂財貲杜兼擢河南尹裒斂財貲極嗜欲適幸其時 耄而貪韋綬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錫錢二百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耄而貪 吏

受縑　裴矩遷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艾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吏受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所宜陛下以計給之所謂罔人以罪帝悅

冒沒于財　李夷簡京兆尹楊憑性驁侻始為江南觀察使冒沒于財夷簡為屬刺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

誅斂　崔寧為成都尹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繫擢御史中丞

貪沓苟得　嚴礪為山南節度使在位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

猥屑相稽　王緡性貪冒縱親戚尼妲納財賄猥屑相稽苦市賈

冒猥無廉恥　楊漢公治荊南有貪贓宣宗擢為同州刺史鄭裔綽奏漢公冒猥無廉恥不可處近輔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惡見顏間

賕餉狼藉　宗之問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公主發其知貢舉時賕餉

狼藉

聚斂固寵

劉蕡策貪臣聚斂固寵

討石國

高仙芝為人貪破石國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衆家貲累鉅萬

之清白名

杜淹始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乏清白名獲譏當世

巨賈裁窾

王伾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闕為巨賈裁窾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通饋謝

杜黃裳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

鸞官射利

李訓性資貪沓既藉權寵專鸞官射利貲積巨萬不知止

賂帝親近

竇參淄青李納厚饋參參外示嚴畏實賂帝親近為間故左右爭毀短之

冒進忌廉

盧懷慎曰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還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還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忌廉亦何暇為陛下宣職卹人哉

徇貨掊貲

又曰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剝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還復還為牧宰徇貨掊貲訖無悛心

奢肆

不法路巖進尚書左僕射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遺明珠文犀

金寶邱和大業末拜交趾太守林邑西諸國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以貪冒聞長孫順德俄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匹切之

貪暴陳子昂解官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冒于權利宗楚客

坐貪贓江夏郡王道宗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絕域之玩海表之珍顧不得耶特以勞民自樂不為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廪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

索謝錢七十萬李義府名長孫延謂曰吾為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

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楊行頼白具贓詔訊按有狀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劉蕡策去貪臣聚斂之政同上易蠻金南蠻傳五年南詔曰掠嶲州明年復来攻會剌史喻士珍貪獪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多私所聘許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奏下除鄭州刺史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李義府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利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裒積無厭南蠻傳李師望治邛州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延齡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據利權實竊邦柄以受餉見疵贊曰子貢

孔門高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貲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獻橐裝之半**蘇逢吉同平章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橐裝之半獻之而不得州五代史漢臣傳**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明宗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拾罪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賞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贊皇公陸贄奏議貨殖論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

（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語畫卧涕泣何沈瀾韓）信問通結於關節交私匪止於苞苴（陸贄奏議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鞫其姦贓無不狼藉信問通結於關節交私匪止於苞苴咸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市權鬻官謗者讙譁（蘇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

公政 七

白守政至公 未嘗至於偃之室（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不賞私勞（不伐私怨）中立不倚 我心匪石（不可卷）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語）抱公絕私（尹翁歸）

不受謝 漢張安世嘗有薦士來謝安世大恨之而不為通謝 又 晉羊祜字叔子不受私謝拜官公庭謝恩私室也 不可干以私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邑子既去曰此賢不可干以私也 朱邑亦不可交以私 祁奚 舉解狐其讎也左傳 又 後漢橋玄與陳琳有隙及在公位薦琳為廷尉 不謝恩 祁奚請免叔向叔向既免不謝祁奚亦不見叔向叔向明為公也 又 後漢范滂字孟博嘗繫獄尚書霍揖理出之候揖而不謝人問之滂引叔向祁奚之言也 免讎 後漢蓋勲初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貪橫從事蘇正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語勲勲素與正和有隙諫鵠曰貪鷹欲鷙而烹之何哉鵠從之不殺正和正和詣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 不伐功 魏陳羣言劉異於太祖太祖敵

之冀德犀犀曰議刑為國非為私且明主之意吾何知其弘博不伐功如此也

立身有本末 魏孫資劉放閣之大臣莫不交好唯辛毗不與通毗之子敞諫毗云云毗正色曰主上雖未聰亦不為闇劣吾立身有本末資放不過不令我作三公何危害之有

心似秤 蜀諸葛亮曰吾心似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不怨 蜀李嚴與諸葛亮皆大臣後嚴運粮不繼矯命令邊迴軍亮歸免嚴為民及亮卒嚴嘔血而死以亮在尚有補過復位之望也論者以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亮之公正過之也

投書 任棠為太守有人囑書投之於水

面折官長 汝南太守歐陽歙臨饗衆出教曰西部督郵繇延資性忠貞云云欲顯延于朝功曹郅惲守君章於下坐愀然曰司正舉觥奏延資性貪邪云云敢拜奉觥歙大慙

不恨刻己 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曹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得其書奏太守并刻騰帝寢之無恨忽稱暠為能吏

不發私書　郅都為濟南守荆人遺弓不索曰荆人得之何求焉孔子曰去荆可也老聃聞曰去人可也故老聃則至公矣

陳泰字玄伯為并州　京邑貴人寄貨因泰市奴婢泰不發書及徵悉還之也

陳蕃字仲舉為安樂守　梁冀遣人齎書有請託不通使者以詐為謁蕃笞殺之左遷修武令

王獨坐　漢王閎遷公少為小吏慷慨有大節遷冀部冀人彊悍又多豪傑閎欲厲威乘傳到州彈治貪濁性廉克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生號王獨坐

後漢蘇章字孺文　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贓賄太守設酒陳平生意甚善曰人皆有一天我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公方也

孔振弊扼私　畢隆擇按察劍南振弊扼私號為清嚴

官人奪民田卒與民直　張仲方補全州刺史

官人奪民田仲方三䟽申理卒與民直

私事不敢白 封倫楊素舉為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名討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素乃問其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為人

未嘗引用親黨 竇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

弗以私害公 敬晦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

李朝隱遷長安令 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擢河南尹太子男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榜辱之

封常清 為仙芝節度判官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感動軍中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騶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而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

謝不屈勢倖王徽擢京兆尹官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

蕭廩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繫獄請救匪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讋

公事公言宋璟張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盧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

袁滋為侍御史刑部大理覆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

我所守者公法徐有功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造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所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全活甚衆

小選褚翔啓小選公清不為請囑易意號為平

盡公不顧私

蘇頲宋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盡公不顧私則令丞相為過之

楊綰造之者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

吏久從政 八

白漢為吏長子孫因以為氏倉氏庾氏是也 三載考績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任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 安全長吏黃霸為頴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欲易代日數易吏迎新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損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故益為亂也注云吏因緣交代之際匿簿書盜財物也 增秩賜金漢宣吏有政績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其化故人皆勵精為理百姓安富也 職滿乃得辟後漢左雄奏鄉

部清人之吏清白從者寬其資竿增其祿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送迎之役損官豎用權不省

孔盧懷慎曰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遂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此國病也漢宣綜覈名實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

馬周曰伏見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故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

出入八年韋綬為翰林學士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老母屢丐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

劉祥道陳六事

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令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

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以便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

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崔損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其遇彌渥卒不易所職王播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

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劉知幾雖久次者不得逾四載雖遠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白居易策林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孫樵書褒成驛號天下第一而蕪荒不治驛吏曰賓客棊至朝去寧有顧惜心耶有老甿笑於傍曰舉今州縣皆然也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首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任刺史則曰我即去矣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也

安人得人心　九

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易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書人心惟危危則難交還定安集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曰惟此哲人謂我劬勞保氏周禮保氏以道安人保安也教安司徒以十二教以俗教安則民不偷注俗土地所生習保習以保息六養以萬民曰慈幼紓吾民視民如傷傳按堵漢髙入關吏人按堵如故嚴教吏謹待遇無令其失職業宣詔二千石老者安之論願為僮仆漢趙廣漢以和顏接士待遇慇懃發於至誠吏皆無隱願為僮仆無所避也老小扶車轂韓延壽弃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老小扶車轂奉酒肉延壽不忍逆

人人為飲使掾吏分謝莫不流涕

守闕號泣 趙廣漢為京兆下獄吏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衛卒請留 蓋寬饒左遷衛司馬躬行士卒廬室疾病者身自拊循歲盡交代衛卒數千皆叩頭自請復留共卒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以是顯名也

借寇 寇恂子翼為河內太守後欲從世祖還河內人遮道上言欲更借寇君一年

安作 廉范叔度為蜀郡先時蜀郡多火災禁夜作人更相隱蔽燒者相屬范至不令禁火但嚴水備百姓安富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徵租不當免 倪寬為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以負租當免人聞當免恐失之大家車牛小家擔負課為最也

遮使者車 侯霸君房為臨淮大尹詔徵百姓遮使者車乞留相戒乳婦不舉子曰侯君去必死

孔復見太平官府 姜蕃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

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
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　人稱有恩　裴子餘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治稱流聞
嚴綬尚寬惠治稱流聞　人人喜悅　令狐楚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
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鎸論人人喜悅遂為善心　安西酋長務面哭
送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睿宗立台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務面哭送者　壺漿歡迎　旌節下玉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上　欲粟賤追李峴　李峴出為零陵
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湧貴百姓乃相與謡曰欲粟賤追李峴　民擁留于道　崔戎為華
州刺史徙兖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鞾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

子丙戎還使許諸戎悉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本傳

人聞其至歡迎 王起子龜式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

耆老叩閽願留 崔彥昭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内大治耆老叩閽願留詔可

遮道攀號 五代郭延魯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

截鐙留鞭 開元遺事姚崇牧荆州代還日吏民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新牧以其事奏之朝廷加奬

有脚陽春 宋璟檢校俱州刺史歷杭相二州州歷洛州長史所至有惠政人號有脚陽春天寶遺事

送者千數 裴守真累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

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

吏民懷愛 裴懷古徙并州所至吏民懷愛名羽林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

遺愛十 生祠 配社附

白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傳

前有名父後有杜母 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名信臣為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云云

歌 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 劉陶為順陽長病免人歌之曰云云

蜀諸葛侯 蜀諸葛侯瞻亮之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相告曰諸葛侯所為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葬桐鄉 朱邑為桐鄉嗇夫未嘗笞辱人

後遷大司農屬其子曰我死必葬桐鄉桐鄉人愛我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死後葬桐鄉果立祠

去官不受遺 後漢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他時吏發求人間至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聖聞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為取一大錢受之

斂馬牛追送 後漢孔奮君魚為始臧長被徵吏人相謂曰孔君清廉宜報德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

生祠于定國字曼倩 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中為立生祠

白馬從事 後漢鄭衆為廬江從事以單馬譬降灊山人為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張奐為武威任延為九真 並立生祠

晉杜軫 為池陽令為雍州十一縣最百姓為立生祠

陸機為浚儀令弟義為廣都長 並立生祠

荀勗 為安陽令有遺愛立生祠

石相祠 石慶

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齊為立齊相祠

配社欒公社　漢欒布為燕相燕齊間為立社號曰欒公社

配食縣社　後漢甄子然至孝早卒北海相孔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

神父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父遷潁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社祠之

圖畫　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孔古遺愛　崔琳天寶二年卒潘肅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

苗晉卿　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

呂諲　為荊州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荊人生創房祠及沒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

徐申　為韶州刺史民詣觀察使以具有功于人請為生祠申固避觀察使以狀聞

李綰　為栢人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狄仁傑　貶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

魏氏復為立祠　仁傑為魏州刺史民愛仰之復為立祠

来

填以褒崇義為節度使代填既而為填立祠四時致饗郭震治涼五歲河西諸郡置生祠立遺愛頌宋璟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諂辭徙成謟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肥鄉民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韋景駿歷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所居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帝為製遺愛碑于蜀崔圓兼劒南節度使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帝為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袁滋徙義成節度使居七年百姓立祠祀祭韋丹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為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長老守闕頌遺愛長孫操為陝州刺史人指樹而

懷之（吳湊為京兆尹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舊史）

教化十一

白觀民設教（易）德博而化（易）爾惟風下民惟草（書）草上之風必偃（語）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言人不從上命從上所好也）政由俗革（道有升降）格其非心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于汝墳之國）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注鴞改音喻惡人從化）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掌十二教（教民以度教節

則人知足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脩其教不易其俗禮教官之屬大司徒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禮入其國其教可知禮成人有兄死不為縗子臯為宰乃為縗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衛文公楚俗好庳車史孫叔敖為相王以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閭里使高梱來車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車此不教而化風俗移人漢刑法志性相近習相遠言人同稟五常之性趨舍相近但所習異漸積而相去遠也文翁化蜀教人讀書學者比於鄒魯揉曲木者不累月公孫弘曰虎豹馬牛禽獸不可制也及教訓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惟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

不累月銷金石者不累日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為陳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也

和睦之義

穎川多豪彊難治趙廣漢患其俗朋黨乃構會吏人令相告訐由是為俗人多讎怨及韓延壽為穎川欲改更之示以禮讓乃召郡中長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謠俗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以為便可施行及黃霸代為穎川因其迹而大理也

閉閤思過

延壽後為馮翊令有兄弟訟田延壽曰是教化不行遂閉閤思過問田者髡鉗謝罪以田相移

陳元不孝

仇覽一名香字季智為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寡養孤何肆意一朝欲致此子于不義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

乞詣廷尉

許荊為桂陽守行春到耒陽民有蔣均兄弟爭財荊乃對之歎曰教化不行罪在太

守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罪

省俸助婚任延為九真守駱越無婚禮各因淫好無適對匹延移書令男年三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三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者長吏已下省奉賑助之是歲穀稼豐衍生子始知種姓矣

縣官不可入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人有爭訟者矩提耳告之以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矩字叔方

民用丕變書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化馳如神

四誠秦魋伯為山陽守以禮教人為設四誠以定交親長幼之禮導教化者推為鄉三老也

鬻羔豚者不飾賈路不拾遺史孔子與聞政之三月

訟主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訟主取財物叔笞之曰主非爾主邪主聞之大慙而還財也

先訓魏霸為鉅鹿掾吏有過先訓之不改

乃罷之或稱他吏之長以激之皆懷慙息訟

借牛

魯恭仲康為中牟令亭長借牛不還人訟之恭令還再三不從恭欲解印吏人泣亭長於是請罪

吏受米肉

卓茂子康為密令人遺吏米肉而訟之茂曰遺人之情也不當彊耳人伏其化

和解

吳祐為膠東相有訟者身到閭里和解之民化其德

諦思

杜畿伯侯為河東守有訟者為陳大義令歸諦思之自後少有訟者

姦吏復職

馬柔文惠為管長姦吏聞名引去名令復職

止訟上

劉惔真長為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惔嘆曰居下訕上蔽道也上雖不君下不可失禮寢而不問

自刻責

韓延壽接待下吏約誓明著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皆慙悔

又

延壽為穎川人家嫁娶喪祭禮使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人行禮

又

穎川人感延壽化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皆弃之市道

劉饒以蒲鞭示耻

平化侯

王莽太傅唐尊出見

男女不異路下車以揖汙其衣莽悅封平化侯

孔以文雅粉澤負半千不顧任使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

兄弟相訟飲以乳韓思彥巡察劒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開陳經書王義方貶吉安丞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人悅順

敦勸生徒韋弘機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

磨治洗汰馬總吳元濟禽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僞惡相掉計獷戾有夷貉風總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

政化清明顏泉明肅宗拜泉明郿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

母子相訟授孝經韋景駿為貴鄉令有

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立學官講誦

曹華請治兗許之自李正已盜齊魯俗益汙驁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

仁化大行

韋丹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教種茶麥仁化大行

俗為之改

席豫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埋斂俗為之改

風俗翕然為變

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

著諭蒙書

馮伉授醴泉令縣多豪猾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

用儒術教其俗

馬總

白孔六帖卷四十